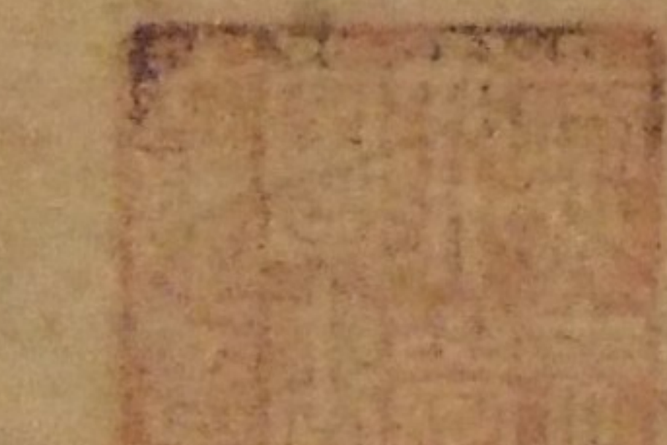
僧簪雜俎卷一

7801 5



借箸雜俎

何維樸署檢

園頭河李氏重修族譜序代
勸麻陽士民興蠶桑序代
重修臨湘縣志序代
重修會同縣志序代
王佑之明府畫梅竹拓本跋
古柏軒詩草跋代
建祠刻書省墓合約
更定祀事條規記
跂鶴樓記代
鶴山書院記代
平捻逆論代
稟復湖北曾撫憲飭查各屬州縣優劣並附陳查挐
刀匪安襄鄖荆道
稟復曾撫憲頒發吏治十條並勸誡成語四條飭令
各州縣一體遵辦襄陽道
稟官曾兩院言襄樊緊急函商鼂軍先平腹地然後
入關襄陽道
上江西吉安府言發兵撥餉蓮花廳

會稟言賊攻龍山城請發兵餉湖南龍山縣與永順協會銜

會稟擊退迭攻龍城賊匪情形龍山縣與永順協會銜

稟請撥發就近鄰縣錢糧釐金接濟軍餉龍山縣

稟兵勇雲集缺米動碾倉穀接濟並請飭綏保兩營就近採買兵米龍山縣

稟復提憲言擊賊守城各情龍山縣

會稟撫憲言在防出力者可否隨時保舉龍山縣永順協會銜

鹿門公牘自序

士有懷瑾握瑜高蹈獨往曠百代而相感者每於讀書稽古病俗憫時念哲人云遙幸芳規猶在而古今人不相及傷今也余質非太璞敢自炫以待沽材類焦桐際斃餘而發響無如知音難遇故人久落落晨星道不行於梓邦改南腔而彈北調後先莫能軒輊進退應聽浮沈於是吹竽

善化 沈清旭 湘農

鄂渚彈鋏漢江每聞黃鶴樓中玉笛之音感慨係之矣今
承崔芬堂觀察羅致鹿門志同道合相得益彰適鄉氛未
靖揭竿探丸之徒狡焉思啟所在騷然鼓角生寒羽書如
織自顧蠡測管窺雖堪勝任而撥幾度務末越時英刀尺
既非已衣裳經綸更不堪黼黻鹿門密邇諸葛隆中至今
上溯三顧頻煩兩朝開濟之芳規誠曠百代而相感嘗題
其楹聯云自比管樂人莫許欲吞吳魏天難回墮英雄淚
者不在峴山之輕裘緩帶當在隆中之羽扇綸巾也兒姪
輩來此學習名法錄稿成帙其中拉雜離奇修飾未遑安

問潤色夫雕蟲鏧帨達者恆薄而不爲況此鑿空談元塵
羹土飯視雕蟲鏧帨之不若而兒姪輩不能取法乎上徒
規規捧燕石爲隋珠非井蛙醯雞之見乎然余不恐卽棄
之者誠以觀察勤求治理事無大小商榷卽行故能烽息
煙消弓囊鼓卧轉危爲安而釣大鼇者猶投取魚之餌斷
長鯨者尙用割雞之刀知已之感於斯可見異日攻吾短
者以此爲耳食之笑端未始非他山之石玉我於成云

天門公牘自序

庾子山云敝箄不能救鹽池之鹹阿膠不能止黃河之濁者豈非阨於勢哉然而陶鑄泥金更張琴瑟亦賴人謀焉夫水懦火烈貴寬猛以濟之如北遊乘駟南遊泛舟無往不利君子博古尤當通今古今異宜者則變更之實一理也知儒術貴知法術明體達用法術仍儒術無歧途也律之興也昉於魏李悝法經六篇漢蕭何加以三篇爲九章厥後屢朝更定精益求精權衡允當如樂之鐘呂銖黍不差且於愛物之仁除惡之義天地之心聖賢之意息息相

關弼教協中典至重也豈後代從嚴鄉於殘從寬失之弱
者所能窺測哉余幼而失學老而無聞不與閒雲野鶴爲
儔仍於鷺岸鴛班作嫁戊辰歲陳春皆明府剖符天門折
簡相招公以湘潭進士試牛刀於彈丸原無難迎刃而解
但處非其地遇非其時用非其人困蹟屯邅未盡展其懷
抱然而愛民利物之心勵精圖治之志集思廣益之雅懷
清履潔之操始終如一其中有以利動者有以勢要者有
便辟側媚者有詼諧謔浪者有陽從陰背者有昨是今非
者窺伺多端變怪雜出而公皓皓之白處之漠然無所動
於中也余與賢主人交須相濟見形察影辨僞摘奸祇期
獄成而孚不敢掉以輕心踰於繩墨之外如是者一載惟
鹽池之鹹黃河之濁未能救止良抱愧耳今瓜代及期公
將報最爰掇公牘稿中可資木屑竹頭之用者都爲一卷
以歸於公若風動帳開之餘借箸而籌者於鼠肝蟲臂薄
技微長或免作伴食之懷慙乎

陸城公牘自序

條教號令者爲治之具非出治之本能制其邪行難格其非心徒規規於此抑末矣然皮不存毛安傅言無文行難遠亦未可偏廢焉陸城澤國邊陲地瘠民貧風俗古樸兵燹後曩逢儉歲瘡痍彌望未易拊循欲繪鄭監門之圖幾墮賈長沙之淚余辛未歲秋目耕心織於此日與居停恩小農刺史商搉治忽培羣黎之元氣養庶物之太和深愧識淺材疎濫竽賓榻惟小心翼翼不敢怠荒夜之所思日則行之日之所行夜則識之事惟求實語不厭煩寒暑相

推得公牘若干言裒集成帙尺步繩趨整紛救弊聊資爲治之具從此而探出治之本不猶之欲入山陟巔者已緣其麓欲浮水尋源者已循其委乎至若高挹羣言洞中竅會準今酌古曲暢旁通款款入情亹亹動聽非文辭不爲功鄙人自顧走且僵矣少陵遲暮堪帷幄噫難言也

渠陽公牘自序

余垂垂老矣尚可運籌決策於泛綠依紅者恃此虛靈不昧之方寸耳心爲身之主如能具衆理而無遺自能應萬事而不悖一遇盤根錯節尤覺游刃有餘古人多一年即有一年之閱歷故年彌高而德彌邵也鯫生何敢望焉然不敢以衰朽殘年自廢精神振而志氣不昏故值疑難而方寸不亂此則差堪自信耳癸酉冬周鐵園太守權篆渠陽邀余助理渠陽僻處邊陲古稱鬼方又稱夜郎爲聲教所不及入中國版圖最後地瘠民貧風俗强悍近年來屢

遭兵燹平定尤最後亂離既久流民日多田卒汙萊瘡痍彌望兼之黔省逆苗未靖常存窺伺之心即多竄越之慮所屬會同綏甯通道三邑亦復蹂躪彫殘彈壓撫綏在在均關緊要余日與太守講求治術冀召祥和田之荒蕪者招墾之民之流亡者拊循之小醜伏莽者殲除之瘟疫流行者醫治之獄訟滯留者平決之文教頹靡者振興之用力半年規模粗定而太守奉諱解組余亦將脫館旋里千里奔馳事倍而功不及半豈時勢使然耶兒子申祐錄稿成帙以誌太守休養生息易俗移風之意且爲異日雪泥鴻爪之印非自侈薄技微長也

朗溪公牘自序

韓非子譏儒以文亂法太史公引入游俠列傳爲後儒所議余以爲通天地人謂之儒道之顯者謂之文施諸政者謂之法文與法皆儒者輔治之道原無二致以文亂法者法非法文非文而儒亦非儒矣韓非子法家者流故與儒者爲牴牾但以之譏陋儒俗儒腐儒則可若證先王之法者大儒也眞儒也純儒也不得以此妄議昔諸葛武侯王佐才而治蜀亦以儒術兼法術庶事精練物理其本是在用之何如耳乃薄武侯者王安石也觀其上萬言書雄筆

壯詞似乎滿腹經濟及其行事躁迫猛戾肆其叨憤徒以一掊克之臣以文亂法者殆此儒乎君子願讀武侯出師表及鄭俠流民圖不願讀安石萬言書故申屠嘉有言爲政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誠以能言者未必能行也如徒以言而已恂愍如余亦未嘗不與當代泛綠依紅者抗衡金鼓特所處之地不同故文亦多降格溯平生歷遊之地嘗攜子姪爲將命之童子幼子申祐隨侍歷練有年錐處囊中久望脫穎無如知交落落蹭蹬至今余年老矣茲襆被朗溪案牘絲棼甲於他邑祐兒日與居停孫耀庭大令

究心治忽清蝨賊內訌捍鄰氛伏莽所遇盤根錯節尚能劈理分肌余亦藉此節勞祛病談風月觀經史含貞養素以樂餘年此子錄其代居停捉刀公牘稿若干言釐爲一卷觀其筆墨簡而能達範我馳驅言雖未必盡行聊盡吾當言之責異日獨當一面爲席上之珍者舉而措之裕如也然無窮者學問有限者見聞如能批導如意精益求精登峯無難造極不患無激昂青雲之日矣勉之望之余向有鹿門天門陸城渠陽諸公牘稿爰命附入稿末以見心之應事觸處洞然無殊鑑空衡平也余也學承先緒窮神

光緒十二年丙戌歲孟夏月禁

敘

漢書言法家者流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名家亦然其時列於藝文志者如李子申子愼子游棣子言法家者凡二百十七篇鄧析成公生尹文子公孫龍子言名家者凡三十六篇夫三代以前敦龐之治尙矣降至春秋戰國人心不古機械日生非用嚴刑峻罰不足以懾刁悍狙詐桀驁狡獷之風孔子謂道政齊刑苟免無恥顧亦不能廢而不用者亦聖人救衰世之微權也然習名法家言而不根柢於孔孟其不至刻薄寡恩者有幾人哉班氏曰刻

觀化望影揣情皆以儒術而旁通法術非專門名家者則以文亂法之譏知免矣夫

辰陽公牘自序

廉吏信可爲乎好官多得錢耳多一錢子孫多一消愛凡地治之肥瘠日往來胸中與言經國安民興利除弊鮮不笑爲迂矣雖然莫謂無好官也莫謂文官皆愛錢也前朝尚矣即　國朝先正事畧名臣循良兩門名卿鉅儒殊績異政在在可考豈眞古今人不相及耶　國家登崇善良士君子際會風雲豈可毫無建樹迹同素餐然此非獨居官之過凡佐理者亦與有責治忽可不慎乎余雖越人生長楚南即楚人也居是邦不非其大夫人皆知之居是邦

不非其百姓未必知之上行下效捷於影響菲材蒙筆辰
陽衰殘多病日與民居停講求吏治勉爲廉吏期臻上理適
季子申祐從朗溪解館過此令其參決措置尙中竅會公
事服勞有人藉可倫閒養病而論語謬解二集因之告成
今治任將歸此子錄其公牘諸稿呈閱較前朗溪公牘更
覺簡潔可見工夫無窮盡仍當精益求精心虛則應物無
迹識定則析理無差讀書人分內事其言之不行者亦盡
當言之責若必揣事之能行而始言之幾見天下事皆實
治無虛文哉夫對觀而出者情也依類而稽者事也民風
與吏治固相感而襄政與執政亦相因言貴有恆尤貴有
物泛綠依紅者祇自問瑟之工不工不必問人之好不好
囊中之穎卽爲席上之珍也此稿可坿朗溪公牘之後而
余以是語冠其篇首亦責人之心責己之意云

佐治雜俎自序

余於鹿門天門陸城渠陽朗溪辰陽爲居停捉刀諸公牘次第序其簡端歸之兒子矣其以前客遊借箸者隨作隨棄以無可存儘可棄也兒子今於故篋搜得先後借箸如粤西之北流桂平江右之蓮廳楚南之永綏酃縣龍山保靖永順府安鄉等處斷簡零紈裒集成帙分爲兩卷顏曰佐治雜俎非同鹿門諸公牘各自成書也此外所歷如粤西之平樂岑溪楚南之武岡湘陰甯鄉寶慶皆隻字無存更不足惜矣蓋嘗論之儒者讀書致用當求遠者大者博

古通今以登峯造極經史子集及　國朝掌故在在皆經
國良模借箸而籌者洞達時務動中肯綮奚必取此土飯
塵羹顧念我生不辰所歷無非縱橫荆棘寄身鋒刃者敢
曰軍務未嫻驚心動魄之際率然而作豈暇揣合低昂章
妥句適爲異日傳家祕本計耶其所以既棄而仍聽其復
存者以余數十年險阻備嘗而龍山託足尤爲虎口餘生
能無痛定思痛今老矣息影田間螢火未足自烘蝸涎不
堪自潤空空妙手尚欲再整朱絃奏高山流水於知音者
而桑榆已晚阮孚之蠟屐無緣可見時事維艱圖此蠅頭
終成雞肋謀道難謀食亦不易爲爻難爲子亦不易宴安
鴆毒可不怵惕維厲乎後人知此惟發憤自强毋墜先業
庶幾堂構維新稿內語多拉雜今亦不必塗澤以紀其實
前人盤根錯節爲後人暮鼓晨鐘此卷坿鹿門諸稿後都
爲十卷要皆不足爲外人道也

陸城試院聯吟序

同治壬申夏五陸城童子軍雲集試院恩小農刺史主持風氣鐵網珊瑚邀其友謝逸秋晴川兩茂才相助爲理嘉賓賢主賈其衡文餘勇酬唱聯句逸興遄飛舉筆立就十旬休暇詩已盈帙朱詠之學博亦詩友也評之圈之鏤金錯采無縫天衣可稱鼎足三分勢均力敵在作者慷慨激昂神情畢肖而評者批卻導竅如見其心與三君子衡文法眼有以異乎第恐陸城千餘卷難與此詩摩盾橫槊同日語耳聯句始於柏梁盛於韓孟詩人偶爾遣興原非集

中造極登峯之作後乎此者連驪接軫遂成權輿吾家歸
愚宗伯謂連篇累牘有傷詩品祇恐後人專以此論珠占
玉布矩矱較尋尺封塞慧府汨沒靈臺非薄其詩爲不足
觀也有心於斯者但宜一氣呵成白戰如出一手而磅礴
光怪莫分軒輊稍遜一籌者等諸附庸國矣逸秋昆仲才
華直與康樂惠連後先媲美又得賢居停爲之扶輪承蓋
古人八义七步三君子敏捷兼而有之諺云有恩必謝不
其然乎逸秋裒集是稿索弁言於余在昔三都賦就問序
於皇甫士安其序遠遜於賦況余譾陋之文尤不足爲此

詩增重然劍欲試鋒而出匣竹因含淚而見斑作者抑塞
之氣激楚之音一洩之於詩狂歌當哭搔首問天竟不知
他人酒杯自己壘塊爲何物余亦不禁耳後生風鼻頭出
火潑墨揮毫不辭而爲之序獨是類聚羣分箸述自有體
例太史公管晏廉藺屈賈諸列傳皆以其人比類而及若
一男一女朝代各殊風馬牛不相及者亦復相提並論鬬
巧爭妍恍若天作之合成爲嘉耦此振古未有者詩人匪
夷所思移花接木一時游戲而成究不可登大雅之堂應
從割愛退於篇末亦有意焉

團頭河李氏重修族譜序 代

昔文文山跋彭和甫族譜引蔡君謨蔡京兩派爲彭氏法戒其文以傳而和甫世系亦藉以傳文山不輕爲人作跋此必和甫世系有可傳者余雖非其倫見人之善未嘗不津津樂道焉善化團頭河李氏者系出理氏皋陶之後世爲虞夏殷理官子孫以官爲氏有理利貞避亂於苦縣居李樹下改爲李氏歷周漢至今數千載代多聞人王侯將相理學名儒指不勝屈人謂舜五臣或及身而王或及子孫而王惟庭堅不祀有缺豈知傳至唐高祖而爲天子不

過較遲耳六藝之滅滅其國非滅其族迄今後裔遍寰宇非皐陶邁種德之食報乎人但知老聃爲李氏始祖豈知老聃以上之始祖乎老聃特李氏一支非凡李氏者皆其後裔也老聃之子名宗爲魏將封於段干其後人即以段干爲姓而李氏是否苗裔亦無確據團頭河一派始祖某某公於康熙某年由衡山縣遷居於此迄今已歷九代壬午年修老譜後人事亦多變遷通族無慮千人今重修譜牒分爲幾大支又分爲幾小支如樹之有本本之有幹幹之有枝枝之有葉而春華秋實於是乎在夫能培其本自能榮其末李氏子孫蕃衍碩大蘭茁其芽非其先人積厚流光曷克至此譜牒所載於凡宗祠建昭穆分少長序禮義備俎豆陳祀產置經費儲條規立以及名字生卒葬鄉之有考莫不派別支分巨細備舉其於尊祖敬宗收族之道可謂備矣閱幾月告成記云在醜夷不爭者思深慮遠乎子孫賢族乃大如種樹者年祀綿遠則枝葉扶疎但願族中後起者立品脩身承先啟後咸以蔡君謨爲法蔡京爲戒隆隆日上光耀門庭與彭和甫世系後先媲美不佞如余忝列葭莩之末亦與有榮焉

勸麻陽士民興蠶桑序 代

蓋聞男耕婦織人事之常經足食豐衣生民之大命豳風七月執筐與于耜同登禹貢九州絲枲偕土田並重我聖祖仁皇帝念切民艱圖頒耕織其爲民課農桑者至矣第天下專力農事者多講求蠶事者祇江浙四川山東河南荊州滇黔數省而已豈眞土性不宜實未得種桑養蠶之術耳余本黔人素悉遵義等處養蠶家利甲通省心竊羨之逮權篆麻陽循行郊野則見農服先疇勤耕隴畔即下溼高原靡不雜種藷芋稼穡匪懈農事可嘉然而比戶

畜蠶之法十二曰留種曰生蟻曰養蠶曰蠶眠曰下簇曰繅絲曰績絲曰修絲曰下絲曰作綿曰撚線曰作雜線又蠶架蠶籮蠶箔蠶簇以及剝繭衣椿繭箸繅車修絲剳刀作綿竹弸撚線錘採桑各制一一繪爲圖說俾覽者易曉焉於古人蠶桑之術毫髮靡遺矣地利之興關乎人事麻陽如能倣行自見功效慎勿以創始維艱意存觀望也

未見豐盈小康亦漸貧乏其故何也蓋蠶桑之利未能兼行始猶謂麻陽土性不宜繼見高村間出土綢城廂內外亦間有織綢者其非土性不宜明矣夫農須耘耔之勤桑則不擇地可植農有水旱之慮蠶則四旬可登視農力省較農利大蠶之獲繭固可以絲以帛而桑之爲人用者尤多桑甚爲藥桑木爲薪桑皮爲紙一樹而數利備焉爰輯蠶桑一書與麻陽士民交相勗勉此興利之大端人人能行之者種桑之法有十曰種甚曰壓條曰接枝曰移栽曰壅灌曰採摘曰去初桑曰伐遠條曰禁再採曰兼種柘其

者爲之則無教化去仁愛警者爲之則鉤鈲析亂斯言誠
不誣也沈湘農先生績學能文蘊奇負異屢躓場屋乃習
名法家爲諸侯上客晚年彙其佐治公牘及序記雜作裒
集成帙函示於余受而覽焉其公牘則通達治體詳愼而
不涉於煩苛其雜作則殽核羣言淹博而不流於泛濫經
濟學問體用俱全非根柢孔孟而能如是乎使得出其所
學以從容展布於廟堂之上則大用大效其有裨於時局
者又豈淺鮮歟先生與余家世姻其尊人聞衣先生瑰識
瑋材以名諸生運籌大府帷幄嗣以髮逆之變殉難興安

大節懍然炳耀千古先生承家學而紹清芬樸修茂行與
古爲徒不與時苟合其根柢之學尤有立乎其大者而不
僅於箸述見也然則覽是書者無徒以名法家視先生庶
幾有以見先生之深也夫光緒七年五月善化韓炳章謹
序

重修臨湘縣志序 代

風俗者教化之轉移也因革者法令之權衡也志乘者都邑之文獻而治忽繫焉操觚竄定者謀於野而不合於邑則陋博乎古而不通乎今則迂與夫知方不知員知常不知變者均難識時務達治體雖鉥心劌目畢竟瑜不掩瑕安能訪先哲遺規備已往掌故供當時博采爲後代取裁纂修之責不綦重哉同治丙寅余莅陸城任適楚南續修省志令各邑志書一律修輯特與熊英臣歐陽雨蒼兩學博商搉設局網羅舊籍未幾解組庚午復來承乏又得朱

詠之廣文共司其事反刓剗僞提要鉤元兼有聞望紳耆採周訪實辛未冬始克成編復倩監利王子壽比部參訂將付剞劂都人士索弁言於余夫宰官臨民欲知一縣風土民情因革損益典章文物按籍而稽必徵乎志志者制治之梯航今時縣志卽異日省志也陸城接壤鄂垣東南層巒疊嶂西北襟江帶湖爲楚南門戶民貧地瘠水患頻仍兵燹後瓦礫荒榛瘡痍滿目廢者勢難卽興邑志自康熙二十四年修後迄今未經補葺宰斯邑者何以徵一邦文獻知因革之制度風俗之汙隆乎今觀書中於天時之往復地理之變遷人物之顯晦凡關國計民生者觸類而長之見聞悉廣不陋不迂方員適宜可常可變列爲十四門每門各立小序挈綱分目起例發凡縷晰條分已然之迹燦然大備其源出於鄭漁仲通志二十畧馬貴與文獻通考二十四門皆如堂之有構帛之有幅通貫曉析可謂精審矣然其形勢重在輿圖物利重在茗荈王子壽序中所謂轉移之術在示儉備豫之謀在設險二端切中斯邑時務蓋瘠土之民雖嚮義今有此菜利服飾器用一增於華漸流於侈是在爲上者敦本務實以身示儉也碉卡雖

設歲修乏資年久傾圮固宜籌款重建然地有常險守無常勢尤在量勢爲守險也余前後受事將閱四載慚無因利革弊移風易俗之善政幸逢是書告成忝列名於簡端異日纂修省志以及後來君子欲廣教化施法令觀今鑒古彰往考來此書列眉指掌行見不脛而走不翼而飛即以上供 聖代輶軒之掌錄焉至若城垣之久圮署廨囹圄倉庫之被焚羣流未遠浚其源衆毛不整振其領皆有係於治忽局於時艱費鉅修復未能寸心時深耿耿今氛祲已消當人和咸理百廢具興之際姑存其念以待能者

重修會同縣志序 代

古無所謂志也然禹貢紀九州名山形勢水道原委以及田土賦貢物產之等則國風驗列國風俗盛衰政治得失皆爲後世志乘之權輿焉論者謂楚風不入葩經以屈子楚辭補之然周南之江漢汝墳非即後之楚域乎鬻熊爲文王師非楚之人物乎楚檮杌與魯春秋孟子以爲一也其不與春秋並傳者未經聖人筆削之故然未聞孔子有辭書社之封可見普天率土大聖人物與民胞一同仁視楚享國既久三戶亡秦之謠諑名秦亡楚實楚亡秦則楚

之富强甲於天下誰謂不然或曰子所云乃概論全楚大局非所論於一都一邑也若會同僻處遐陬夜郎故地地瘠民貧風俗頹壞尚能與省會抗衡乎答曰邊隅遜省會各省各邑皆然然十步之澤尚有芳草提封百里豈無膺後先疏附之選天之降才有或殊哉會同奉文重修志乘爲采入省志之資蓋匯邑志以成省志未嘗以會邑僻陋遐荒非聲名文物之邦遂棄置不問也余承乏於茲會逢其適竊維氣運有升降風俗有轉移道德一風俗同氣運自蒸蒸日上是在宰斯邑者善爲主持拊循耳會邑在省垣西南距省千二百里論分野自張十七度至軫十一度爲鶉尾論疆域腹地分爲二十二里東南廣共二百二十里南北袤共百里西南接壤黔之天柱縣幅員遼闊如此論沿革在夏爲荆州之域周末時皆隸於楚秦爲黔中郡漢爲武陵郡尋改爲牂牁三國時隸於蜀晉復武陵郡隋置沅陵郡唐爲朗溪縣宋改爲會同縣屬靖州　國朝雍正八年以會同爲靖州首邑其制始定論水道則發源粵西經流靖州所屬通道繞靖州入縣治南五里之渡頭河北匯朗水沅水芷水至洪江經下游辰州入洞庭其源遠

者其流自長論名勝則有天馬金龍青陂之奇特沅江朗
水之瀠洞雪峯華峯有前賢魏文靖題咏之詩手植之桂
白社山爲詩人李青蓮結社遺蹤能醫腹疾者更有諸葛
井其地靈者其人多傑故鍾靈毓秀楩楠杞梓代有聞人
如忠孝廉節之懿行嘉言博學通儒之鴻篇鉅製指不勝
屈皆載入人物列女藝文諸門可考而知論風俗則男耕
婦饟衣服飲食節省樸實有唐魏勤儉風與省會彬彬文
質者有異正賦可爲天庾之供物產足濟列邦之用士食
舊德農服先疇工安執藝商勤貨殖夫何讓於他邑且會

之洪江乃五溪中之雄溪出入滇黔通衢商賈輻輳如竹
木茶桐及一切貨物雖未必盡產於本地而由上游必經
百貨叢集尤爲閭邑精華諸侯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會同
之名其髣髴乎縣治距洪江百二十里市廛遠不及焉縣
城建自宋時不在洪江而在此地者以此地逼近天柱爲
控制黔界保障立法未始不善迨後黔氛不靖擾及楚疆
兩失縣城兵燹後城郭人民非復舊觀可見制治保邦在
成城衆志不在表裏山河也今黔氛雖云粗定而伏莽仍
未淨除腹地仍難安枕籌邊之策不能不講勿以鄰國爲

壑尤勿以腹地納污至若衙署廟宇書院汛地之久廢或
草草修而未竣或全未舉修瘡瘢未復故爾遲遲宜籌及
之此固膺民社之責亦在地方强而有力者爲之提綱挈
領庶集腋成裘衆擎易舉矣自前任開局以來主稿有人
采訪有人繪圖有人繕書有人讐校有人監工有人遴選
都人士之錚錚者各司其事以歸責成而昭核實今閱稿
本分門別類綱舉目張每門各立小序視嘉慶已卯纂修
舊志或增或刪或詳或畧無微不錄有美必彰今昔情形
各殊新舊體制自別既可徵一邑文獻卽可供省志取裁
焉志中梗概發凡起例舊序新序皆詳無俟更僕若鄙會
邑之風土人情爲卑卑不足道未免輕量天下人物故辯
及之亟付剞劂告厥成功

王佑之明府畫梅竹拓本跋

造物之阨賢人也可勝言哉然阨其身正所以全其名其名常在兩間謂其人常存可也彼貿然生泯然沒者直與草木同枯槁耳王佑之明府少倜儻尚氣節承家學工六法剖符粤西之陸川於咸豐壬子正月捧檄勦賊陣亡蒼梧　邮典如例嗚呼當羣寇充斥兇鋒異常平時躬膺爵祿望風而逃者比比皆是公獨嫻韜鈐率所部出奇應敵奮然爭先誓掃雰霧乃衆寡相形强弱異勢孤軍無援見危授命撐雷坼電大節凜然時有弁持便面索畫倉卒間

猶復潑墨淋漓從容就義非挾持有素能無畏死俾生易
其初志哉哲嗣愛山司馬將殉難所遺梅竹壽石梅則枝
幹蒼老花蕊圓秀竹以數枝寫意搖曳生姿二者均入神
品夫梅之爲物也立嚴寒冰雪孤芳獨抱見天地心而竹
之有筠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昔楊椒山先生在獄畫梅
贈友流傳人間讀公之畫其鐵肝石膽自與椒山之梅並
傳因念　先君子亦於是年四月在粵西興安幕中殉難
臨危時有連宵劍氣沖牛斗用助英豪大戮鯨之句今覽
此絕筆當與愛山同深悽愴爾

古柏軒詩草跋代

古柏軒詩草吾姑母邵所作也姑幼頴悟長賢淑耽經史
喜吟咏青年失所天繼以兒女彫喪暮境愈覺蕭條戚友
咸爲才女惜之某自幼隨侍家君宦游湘楚聞姑工詩以
道遠不克見爲歉癸酉秋囘黔鄉試藉仰慈顏求觀舊作
而姑旋作旋棄向不存稿檢笥中賸稿得若干首次第成
帙序以見示讀之直抒性情不假塗澤正如古柏長翠歷
冰雪而不改其常顏曰古柏軒以見志也夫貞節所在固
不以吟咏爲長而讀其詩欽其人篇中名句有詩人推敲

所不及者何況巾幗爰壽剞劂以示後輩模楷吉光片羽
可勝七尺珊瑚云

建祠刻書省墓合約

人之有祖猶木之有本水之有源子孫無論貧富有居室
即有祖堂然私家寢室不過高曾祖考之栗主而已高曾
以上格於神龕不能悉立而神歆乎潔愚氓寢室易於褻
越若遷徙靡定者栗主亦隨時而遷不得所歸責子孫盡
誠敬以奉祭祀難矣君子以宗廟爲先有祠則自始祖以
次昭穆皆有憑依馨香俎豆臨上質旁後人亦得僾見愾
聞一切事宜有所恪守祭期聚族於斯駿奔襄事敬祖兼
可收族以宗廟爲先者職此之故建祠必籌經費積少成

多非一朝一夕之事落成難圖始尤難也我　祖雪友公
自浙江會稽遷居長沙已歷數代原籍宗祠遠莫之致
祖先原遺有祀產每年公穀除祭費及舊議一切獎賞等
項所餘無多建祠事體重大勢有未能且　雪友公績學
窮經等身著述宜付梓以廣流傳因經費不足遷延至今
現見有將先芬攘爲已作自序簡端者再歷年所人事變
遷無從辨作者眞贋則　先人心血盡付東流非切膚之
痛乎夫廟以妥神與墓以安魄其事並重會稽　祖墓年
久未克展謁松楸是否無恙殊難遙揣數千里　祖墓既

往展之爲艱數十代　神主復奉祀之非易非皆後人之
責乎以上三事均關緊要若不通盤計算年復一年更難
爲力言念及此耿耿寸心時值家庭多故倘遇歡歲或修
理公莊墳山塘壩等項又將如何今閤家公議集費之舉
請憑至戚斟酌再三停止公項存爲建祠刻書省墓三者
之費故以三者爲綱領而刻書爲先建祠次之省墓又次
之載之行事毋託空言庶培其本者其枝榮疏其源者其
流暢行見吉祥止止福祿貞貞所以光前裕後者未艾後
人勉乎哉爰立合約十一紙各房分執以垂久遠條約開

題詞

永綏 楊瑞珍 聘侯

鎏山仲子本人豪當路爭看建子旄借箸全憑心似髮籌邊雅仗筆如刀三湘旅跡多鴻爪千里隨身有鳳毛應識講求名法者規模早已冠羣曹

青浦 沈兆元 辛才

一紙書來溢古芬更披傑搆迥離羣匡扶自昔需良策經濟於今有大文早識胷中光日月果教筆底走煙雲吾斯未信循趨步先生有未信編專集珍重瑤編爇絳芸

湘潭 朱俊彥 詠之

後

更定祀事條規記

人之所以賴有後裔者以能承宗續嗣也人之所以異於萬物者以能報本返始也祖先遠矣而其本不可忘追遠報本莫重於祭祭禮之載禮經至詳且盡後人厭其繁重習於簡便不遵古禮是忘本也安望致其如在之誠哉古人以宗廟爲先祭祀爲重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非不欲祭因無田則無以建宗廟供犧牲粢盛也若有祀產孔惠孔時庶幾神具醉止而猶視爲畏途不以有事爲榮但以無事爲福神其享之乎若覬覦公項以肥已橐更無以對先

人我　祖自會稽移居長沙河西鎏山創有祀產歷係長次季三大房輪管有一定之祭禮在逮後公費多虧改章程者有年今各房枝葉枯菀不齊枯者多菀者少謀衣食不遑而欲責其仍遵成法難矣況公費不繼負債纍纍若不稍加撙節年復一年子母相權勢必將此祀產變售而後已於　先人禋祀何所賴哉議者以爲負債雖多有此公穀入數不過四五年即可完清毋庸過慮此誠不識時事之艱難者試即以現在之穀敷衍一百數十金之欠款通盤籌畫一年利金尚難清楚安望還本更有照田科派出人意外之款紛至沓來又將何以應之令人時深耿耿古人喪祭從先祖謂變通成法則可謂盡棄成法則不可易曰二簋可用享取其潔不取其多也余與閤家老穉斟酌祭品或豐或儉禮貴得中究竟儉多豐少未必得中是萬不得已一時權宜計非永遠苟簡計自光緒六年起以後三大房輪管一律舉行俟數年後公債完清再復成法精益求精方爲美善非鍥舟求劍也此外不經之款一概停止如此變通庶祀產可保不殄禋祀而子孫迫遠報本或稍盡於萬一云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培其本者其枝自

榮閣家老稱共勉之所有祭品章程開列於後

跂鶴樓記 代

渠陽州廨西北隅一陋室爲人迹罕到者余因陋就簡煥然新之室外險且狹下臨平地數仞遠眺則呈奇獻媚繞綠送青豁然開朗乃建樓於上空其三面繞以闌干西倚古樹恍若寄樓於樹焉樹之銅柯鐵幹蒼茂縱橫垂蔭於樓有龍爪拏空之勢清風徐來翠陰成幄赤日不至白雲流影令人娛目怡神翛然塵壒之外地脈從鶴山書院蜿虵而來與樓遙遙相望渠陽自魏文靖主講後溪影山光流風千古登斯樓以景仰前哲典型有不油然興起其效

法善心者乎客至佪久之亦各有會意題曰跂鶴以志
嚮往

魏鶴山先生振興教化誘掖人材砥礪廉隅蜚英騰實重
道不重文以文爲末藝也然居今思古舍文言道如天之
無階可升人人視爲畏途不若效韓昌黎因文見道尚可
循序漸進耳自割截題取士割斷聖賢語氣畔道離經於
是競奇爭巧之士竭駑駘之思入非非之想縱言於陸發
軔於川媒爵秩貿軒裳文風日趨卑靡士習日見頹敗此
陸清獻極痛絕之深有望於中流砥柱之人也君能修身
立品崇正黜浮對越鶴山書院之名山卽以鶴山道德爲

矜式剛柔緩急爭自琢磨則體用俱全內外交養安見渠陽人材無翹然傑出者乎

平捻逆論代

鄂省十餘年來迭遭髮逆蹂躪幾無完膚迨髮逆遠竄而豫捻接踵肆虐由邊境至內地肝人之肉糜爛不堪現雖出境然此賊一日不除則楚省終難安枕河南華夏之中界連鄂省既爲捻逆淵藪楚省邊境焉能一日撤防年復一年兵餉支絀伊于胡底髮逆謀爲不軌多據城池捻逆所圖不過銀錢子女不據城池望屋而食焚掠即去已成流寇窺伺何處兵單即由何處竄越徵兵籌餉非旦夕能到到則賊已席捲而走矣地處曠野無險可守於是築寨

堡爲堅壁清野之計法非不善然大股賊以死力攻其一堡一堡破則衆堡解體轉爲賊之飽橐若農忙之際未便使田野空虛有妨農事堅壁清野亦未可盡恃法在勦不在堵也前此勦賊者大半潰潰囘適黔驢之伎早爲若輩窺破縱有剛心勇氣久消耗鈍眊痿蹷而不能振談虎則色變聞賊則膽寒或追賊去於三五日之後二三百里之遙或左出而右不隨或前敗而後不救惟日鬧餉騷擾莫之能禁禦寇實以爲寇救民反以殃民武備廢弛至此是猶僬僥而使之舉侏儒而使之援不亦悖乎欲收將來之

效當鑒已往之非古云求鷙鳥於累百得飛將於無雙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兵者何故同一軍耳善用則勝不善用則敗如善射者不擇弓善書者不擇筆善奕者不拘譜善醫者不拘方將作士氣士識將心將帥得人三軍皆爲勁旅故舉無遺策猶枝之附榦水之赴壑也夫十步之澤尚有芳草四海之大豈無良材查某軍門所部兵勇數年來所向克捷如以此軍專辦此賊無論竄往何方務必迎頭截尾嚴明紀律不得與賊相離賊所到處鄂軍勦其一面某軍勦其一面裹糧追躡以飽待飢縱橫羅列櫛比排

搜如搏象者必全力也擒賊先擒渠用古人攢射之法以百人單殺一人直搗中堅如探驪者必得珠也渠魁一殲餘黨自息惟在聯其心志嚴其營衛整其行列精其器械勿以鄰國而分彼此務須協力以濟艱難倘賊仍復鴟張逃至鄰境惟在事各官軍是問合湖北河南山東安徽四省軍力勦除此股洪波振壑游鱗喪魂疾風搖枝大木斯拔觸處皆爲荆棘皆爲網羅所擄銀錢子女不能攜帶無從寄頓旋得旋失枵腹受困賊膽寒賊念絕裹脅者不解自散何患聚殲之難耶至若警斥堠烽煙絕土匪勾引又

賣成地方官平日留心稽查不准徒以保甲團練空言粉飾此又自固藩籬之法也

臬復湖北曾撫憲飭查各屬州縣優劣並附陳查參
刀匪安襄鄖荆道

案奉鈞札以鄂省邊陲甫靖瘡痍未復期與循良之吏體
察民情培養元氣各州縣勤惰貪廉責成道府就近稽查
董戒飭令鑒別優劣考核功過秉公出具切實考語密爲
臬復等因奉此仰見宮保爵憲大人澄清吏治衡鑒人材
欽感無似竊思正已所以率屬察吏卽以安民州縣爲親
民之官撫字催科耳目最近民生休戚在乎吏治轉移牧
令如果賢能無不可興利除弊化莠爲良故草偃風行卽

於此覘底蘊所謂當于民監也然有時廉吏可爲而不可爲貪吏不可爲而可爲者皆由表率無人隨波逐流不能揚清激濁欲求頑廉懦立難矣故移風易俗責在有司察吏安民責歸監司是監司爲牧令之綱領也可不愼乎職道受事後每思潔己奉公持躬率屬深愧材識譾陋有負裁成半載以來留心政事於所屬牧令或賢或否察其人物稽之公牘訪之輿論斯時頗有把握嘗謂以布衣而登仕版升階甚難然與其姑息一闒茸之員以害一邑蒼赤曷若別置一循良之吏以保一邑閭閻不逆定其始進之時宜徐觀其所試之效言則察其能踐行則稽其有恆而其要則在氣節每於接見時偶有過失者隨時董戒不假私情各牧令亦頗知自愛勤廉者多貪庸者少至於局量廣狹規模大小限於質地未仕以前早已一成不易現在無大功亦無大過政同魯衛上考乏人不能不降格相求耳謹將見聞所及列摺釘封祕陳憲台俯賜察核職道職司糾察責有攸歸不敢稍涉偏私致蹈失實之咎伏冀鑒空衡平舉直錯枉於治術大有裨益惟是吏治固宜澄清而民風尤宜整頓職道更有請者查安襄鄖荊所屬民情

獷悍近年來多有遣散游勇攜刀在身成羣結黨劫人財物擄人子女焚人房屋名爲刀客出沒兩邑交界之區與差役通氣報官差拏奉行故事官自往拏人少則拒捕人多則潛逃地方官以鄰爲壑誰肯越境窮搜不過避重就輕詳報緝兇而已故民間上控劫掠案層見疊出查强盜不過圖財今刀匪擄人男則弔拷無端勒贖女則姦污任意嫁賣一切弱肉强食尤兇於盜若不大加懲創蔓延愈甚甚鋤掘愈難現在髮逆捻逆流毒各省者豈非前此州縣優容養姦之罪歟然刀匪難辦者其在州縣一則因犯難弋獲據實通報恐干吏議一則獲犯解審若輩黨與極多長途深慮疎脫一則解審狡猾差傳事主人證質訊致滋拖累而兇犯轉稽顯戮故相視爲畏途卽相率爲諱飾縱姦不救炎炎奈何職道於此深切杞憂因思必責有司諱盜之咎宜予有司除盜之權近來辦理盜案凡把風接贓之犯雖未搜贓亦係同惡相濟照首犯之罪一律擬斬亦猛以濟寬之意今刀匪如此兇橫亟宜處以重典方期斂戢職道擬通飭所屬如有此等兇犯當不分畛域不辭勞瘁不惜經費不拘成法懸賞購線越境躡蹤掃穴犁庭首

桂林千古緬英芬有子不凡空馬羣汝南先賢傳足下有不凡子　入幕

惟師于定國扶輪信祖沈休文百家貫串罔羅腹一管縱

橫陣掃雲聊藉硯田抒經濟豈眞舍己爲人芸

湘潭　陳　煊　春皆

秋風鐵馬平生事豈料酬勳翰墨場紙上有兵皆壁壘罔

中無策不金湯東京善後宗留守西蜀籌邊李贊皇繼與

前賢爭廟畧休教苦調奏伊涼

吳縣　蔡則齊　二思

欃槍耿耿斗牛橫誰挽銀河洗甲兵半載饑軀危虎口一

編新策固龍城經綸暢展休文筆骨肉空傷杜老情痛說

親讐今未復應教有夢斬長鯨

元和　張昆祁　也禪

匈奴誓掃筆尖橫幕府才華善用兵常使孤軍先克敵居

然衆志竟成城征衣血染思親淚戎馬衷懷報國情若得

龍泉三尺劍也能海上斬蛟鯨

長白　恩　榮　小農

敷陳時事議縱橫大筆堅於十萬兵戰策淵深歸幕府書

生慷慨抵干城懷才自是能懷德料勢應知更料情

從務期悉獲倘敢拒捕許以格殺拏獲到案審明情眞罪
當亳無寃屈者一律從嚴懲辦祇錄供摺稟報以歸外結
並諄囑審愼再三秉公執法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斷不可
墮入武健恣睢鉤距妄殺無辜致滋流弊此爲整飭地方
一時權宜起見至尋常命盜案件仍應照例辦理倘州縣
仍然怠玩因循化大爲小一任捕務廢弛不知振作則是
養癰貽患自外生成登之白簡殊無足惜伏乞董之用威
辟以止辟惡吏不能藏其詐姦民無所逃其刑行見吏治
民風蒸蒸丕變管見如斯是否有當倘冀訓示祇遵

稟復曾撫憲頒發吏治十條並勸戒成語四條飭令
各州縣一體遵辦襄陽道

案奉鈞札以州縣爲親民之官本諸身加諸民勸儉爲本
教養兼施蒙擇其切於地方者十條責令各牧令振刷精
神持之以無倦矢之以勿欺附錄勸誡成語四條一體遵
辦飭令職道就近察訪情形據實稟復等因捧讀之下仰
見宮保爵憲大人整飭吏治軫念民依下懷曷勝欽佩伏
思天下者合衆州縣而成治術所由出也州縣爲民父母
承流宣化一有差忒如嚴父責其子而己未出於正相吏

之下退有後言古云縣得良宰萬戶息肩州有賢牧千里解帶是必先自治然後可以治人也職道忝列監司察吏安民責無旁貸惟詢事以乞言卽因言以考績循名責實期獲賢良謹將憲詢所及並各屬所稟明查暗訪爲大人陳之竊惟勤儉爲修治之本勤能補拙儉以養廉書曰克勤於邦克儉於家大舜大禹傳授心法不過如此喜燕居則曰習於怠好華麗則曰卽於奢宴安酖毒不可懷也驕淫矜侈由惡終也氣運之盛衰風俗之美壞胥以此爲轉移伏讀憲諭聽斷詞訟不可不勤及教民宜崇尚儉約三條卽與成語四條內治署內以端本崇儉樸以養廉之意互相發明蓋卽業廣惟勤國奢示儉之道居官如果勤以臨民儉以克己無難政通人和隆隆日上事無鉅細皆親自裁幕友擇品端學粹者待以上賓商榷時事而果斷必出已衷此外官親不能干預公事家丁書役更無施其伐倆矣道屬邊境民情好訟案牘繁多遇有睚眦小隙雀角鼠牙爲訟師唆使捏情控告察是非曲直必須乎勤職道於上控呈詞情節支離者駁之其可准者或提案親訊或批府提審詳復責令隨審隨結不准州縣忽玩因循藉人

證不齊案懸不結拖累無辜並密拏包攬詞訟及把持公事之訟師刁紳地痞治以應得之罪如家丁書役有被指控作奸犯科者必提案親審虛實嚴行懲辦不敢庇護少員亦不長民刁風兩造雖陰陽其詞問官毋高下其手務期情法平允於心始安邊境民俗儉樸小康之家不知講究寒畯之家不能講究與漢黃一帶大地服飾器用踵事增華者有異加之在上者厲俗矯時敦本務實以身示儉養民之性防民之欲庶素絲之羔羊可勵職思之蟋蟀矣又憲諭治盜賊匪類宜用重典亦與成語內明刑罰以清訟源一條相爲表裏明刑所以弼教除莠正以安良邊境民情獷悍近因遣散游勇狃于姦宄不畏　王法聚賭爲業輸極無聊攜刀在身結黨成羣焚劫村莊姦污婦女捉人押拷勒贖極惡窮兇名爲刀匪勾結差役出沒兩邑交界之區報官差拏卧票不拘官自往拏人少則逞兇拒捕人多則聞風先逃此拏彼竄地方官以鄰爲壑不肯越境窮搜是以愈聚愈衆蔓結根連辦理更形掣肘職道到任深切杞憂出示嚴禁並通飭各屬毋分畛域密拏正犯嚴審確情就地正法如宜城南漳襄陽懲辦多名此風雖稍

斂戢究未盡除所以然者地方官遇有此案在先既難弋獲及至獲案照例解勘若輩黨與實多長途一有疎失處分非輕若遽置之重典又恐部中以案情或有疑竇一挑半剔彼時囚已早決非尋常命盜等案擬罪錯誤囚未決者隨時檢舉可比惟有聽候參辦而已既相視爲畏途不免相率爲諱盜今奉憲臺作主予以除盜之權俾州縣放心從事不必拘文牽義轉滋窒礙仍飭令毋得任意偏聽妄殺無辜如遇此等案件職道密訪其人必實爲害地方衆供確鑿有可殺之罪方准就地正法如此猛以濟寬辟以止辟則盜風可息矣至若民間族大丁多良莠不齊往往因不肖子弟牽連族長亦由族長平日約束不嚴之故職道遵諭檄飭各屬責成族長遇有不軌之徒處以家法如再不悛送官究治以杜亂源儒者窮經致用身體力行非徒習帖括之學致文章經濟判然兩途邊境文風遠遜省會於帖括之學尚難其人安問經濟職道甄別鹿門書院隨時引掖勸令砥節礪行究心實學祖述漢儒之博憲章宋儒之精如能曲暢旁通自必體用俱備並檄飭各屬一體照辦磨揉遷革期得眞才蓋士習重於民風士習端

則民風焉有不化乎且衣食足然後禮義興堤工固然後水患弭此養民與教民並重焉各屬雖尚無掘堤引水灌田及築堤障水改道等弊然巨浸一至即成一片汪洋如鍾祥天門等縣現報水災守土官能無講求水利乎法在分流以殺勢設防以迴瀾高其堤身厚其堤腳費歸實用工期堅牢水無泛濫之虞民免昏墊之苦富戶者地方之元氣也周禮荒政先重保富以培元氣爲災民生活之源邊境瘠苦之區巨富甚少兵燹後瘡痍未復如初飛之烏甫茁之芽節次捐輸閭閻生計日蹙殷實者擁財自豐罔知睦婣任卹之義爲衆所怨遂存幸災樂禍之心一遇人命動輒牽連傾家蕩產猗頓皆爲黔婁是以遵照憲札飭令各屬惜富憐貧歲值旱澇偏歉令富者量力出資賑濟貧民嚴禁强梁不法劫富濟貧惡習保全富戶仰體憲臺藏富於民即藏富於國之意歷年兵燹後加以水災民多流離此撫綏亟宜講也所謂撫綏如憲諭中重墾已荒之田地軫卹殘喘之羣黎課農事以厚民生廣積儲以足民食四者此圖匱於豐防儉於逸順天時因地利盡人力蕃物產亦與前兩條相表裏皆牧民之責也職道現在察訪

如有蹈常循故靜言庸違者指名詳參若夫催徵考成有
報解額數郵驛遲速有文報日期均可考而知該州縣無
從掩飾以上十條各屬有已稟未稟者職道本擬俟其到
齊勤加察看因日久不到是以稟復稍遲而各屬勤惰即
於稟中遲速見之大凡厚重少文者多行實事游辭巧飾
者絕少實心稟內所敘者如某州某牧某縣某令皆明白
曉暢縷晰條分察其言行尚屬相顧其餘局局自守無功
無過等之自鄙以下耳孳獲教匪懲辦者有某州某牧某
縣某令拏獲刀匪正法有某縣某令至稟詞華麗有某縣

某令據稟內所載雖古名臣不過如是未免言過其實某
縣某令不過敷衍了事而已職道就近察訪如此不敢避
嫌怨徇私情謹據實稟復伏乞宮保爵憲大人鑒空衡平
旌別淑慝俾人人勉爲良吏不敢自外生成庶邑宰皆賢
政無不舉民無不安矣職道材疎識淺深媿表率無方致
負斯任如牧令有不職者祈憲臺先責職道之咎俾時加
儆惕持躬率屬不敢怠荒而各屬咸知職道有過尚不姑
容何況州縣自必頑廉懦立共勵循良此董戒官方中正

源既清蓬麻自直於事無不可爲於功無不可就十條外皆可觸類旁通名言一出頑石亦當點頭矣是否如斯尚冀訓示祇遵

稟官曾兩院言襄樊緊急函商霆軍先平腹地然後入關 襄陽道

竊惟行軍之道權術爲先禦寇之謀緩急宜擇守常而不知變未必能行權而當務爲急者轉致扞格難通也夫軍情倏變臨事決策由一心之主持心有所主不爲事物所搖動則操縱自合機宜近可顧目前遠亦可施千里矣職道前月二十五六等日連接各屬稟報任賴捻逆竄至應城一帶疾於飛鳥恐其上犯襄樊無兵堵禦而道中所轄者斷不隔膜視之因思鮑爵軍門尚頓兵南陽待餉赴陝

當　奏定勦捻之時捻逆尚在豫省霆軍由鄂赴豫迨捻逆竄陝而霆軍又　奏定赴陝成爲遊擊之師陝西望此軍甚切職道於軍國大事何敢妄參末議越職貽譏惟兵無定勢謀貴因時事會在所當乘則機宜難容稍滯今腹地既有倒懸之厄霆軍縱兼程往秦千里關山焉能即到與其舍近圖遠曷若移緩就急爲得計乎即於前月二十七日專函商之鮑爵軍門請其拔營來襄與本省各軍先將此股會合掃除然後入關免致合股秦楚均受其害而霆軍以得勝之師亦可一意赴陝無腹背受敵之虞顧楚兼可顧秦一舉兩得今接復函內稱撫憲憲台亦有此意現擬本月初四日移營由新野至襄樊進兵迎勦並屬預先行知各州縣廣備米糧等語職道已行知襄陽宜城棗陽隨州天門等屬迅速妥辦茲於初四日復函催鮑爵軍門兼站前來於西北兩路進兵一由襄樊一由隨棗出賊不意必能得手僂指初六日即可入楚職道與鮑爵軍門往返函商舉動如此惟是軍務緊急未及稟請憲示雖一時權宜顧全大局起見而冒昧之咎實無可辭合無仰懇中堂宮保爵憲俯念邊陲緊要准如所請辦理俾得迅掃雰雺則秦

楚豫三省社稷民人安於磐石固於苞桑皆出自扶持之
憲德也

上江西吉安府言發兵撥餉 蓮花廳

竊維行軍之道籌餉爲先禦寇之謀守險爲要南安逆氛不靖闌入楚疆蔓延已廣所到之處勢如破竹收復甫報失守頻聞論者僉謂辦團爲第一要務夫團練之法即周禮軌里連鄉及管子內政軍令中守則同固戰則同强之遺意無事歸農有警禦寇後代治內禦外舍此別無良圖故自軍興以來無人不以練團爲急無日不以練團爲先而行之有效有不效者豈皆地方官辦理未善耶抑迫於勢事有幸有不幸耳晚籍隸湖南請即以湖南團練論其

著有成效者如長沙之五福平江之長樂皆能殺賊立功聲聞鄰國此外則未之聞也該二團所以得手者一人心齊一經費足一地勢險一民力强是以士飽馬騰利用禦寇然行之數年其勞其費難乎爲繼昔作一鼓之氣今成三竭之餘其勢然也然則舍團練而不講乎非也夫驅除土匪清查內奸若無團練一有蠢動變生肘腋禍起蕭牆雖孫吳亦當束手在平時卽應照辦何況多事之秋乎查楚省郴桂衡永等處賊勢披猖衡郡一帶雖有重兵堵禦而傍江右一面甚虛設有警急何以禦之故蓮廳團練較他處尤爲緊要獨是相形勢則蓮地當衝籌軍糧則蓮地見絀練團之法不外富者出資貧者出力蓮廳自咸豐三年以來迭遭兵燹杼柚久空鮮能出資焉能出力且如驚弓之鳥一聞告警遽爾動魄驚心紛紛遷徙與言防堵無有應者晚供職以來屢經傳諭團紳籌辦團練曉以敵愾同仇之義守望相助之方並約以十六字曰不惜經費不分畛域不畏險阻不避鋒鏑用力經年始克用勸現在募勇百名協同各都團練分隘防守並訓練技藝互相設伏或迎其頭或翦其腰或截其尾碁布星羅爲掎角之勢其

語國難親讐思報復吸川一口效長鯨

湘潭朱俊彥詠之

筆鋒落徑劍光橫誰識胷藏數萬兵砥柱中流開幕府湖湘半壁仗書城探囊有智能驚膽借箸爲籌總入情可惜奇才多抑塞空將跋浪羨長鯨

湘陰仇文匯幼滄

昇平挾策薄縱橫此日申韓半論兵卅載琴書稱上客幾回風鶴佐巖城引經斷獄儒無忝說法傳鐙佛有情謂鹿門書院觀風文論幕府斯人慳鶚薦中原誰助掃鯢鯨

不信書生筆陣橫參軍先緒舊知兵枚皐檄草傳梁苑湘農之尊人聞衣前輩幕中論兵諸作極精沈約腰圍瘦楚城前席喜聽捫蝨語孤鐙時有射鵰情近來湖海多豪客誰似長江跋浪鯨

長沙羅洪賓瀛交

高會龍山者參軍計畫工雄才追杜牧妙策佐王戎謂龍山王敬一明府卻敵邊民感論勳戰將同功成長揖去重見古人風久別腰仍瘦饑軀走一生蝸涎終幕府鴻爪又江城我溷塵中跡君遺物外榮廿年重聚首古調聽雲英

間製備器械火藥設立望樓搭蓋棚廠等項所費不貲較
之曩時非無振作然而毀家紓難倒篋傾囊宿露餐風神
疲骨立民財殫矣民力竭矣兼之現在鄉村農忙閒人極
少若悉令舍耒耜而執矛盾棄畎畝以即戎行此賊一日
不除此防一日難撤曠日持久深恐失業廢時且以出作
入息之農民驅之赴湯蹈火之危境勤而無所必有悖心
脫有傷亡窮民俯仰無資室家誰託非棄民乎竊思制治
保邦固當練團以擊賊而禦灾捍患尤宜調兵以保團蓋
團練輔兵丁之不足兵丁藉團練以成功如得兵丁衝鋒
在前爲團練爪牙團練接應在後爲兵丁羽翼二者並行
斯膽愈壯心愈齊力愈強威愈振擊賊之方無出於此若
全不用兵而專責成團練萬一大股盈萬賊至豕突狼奔
乘虛伺隙練兵雖多隘口不一合則見厚分則見單一團
勢孤衆團體解當其衝者承其敝攖其鋒者受其創一有
失利其患豈堪設想拘迂之見不能不切杞憂欲再添募
鄉勇苦無閒款可籌晝夜思維實無良策當此防堵喫緊
之際不得不縷晰陳明伏冀堂台大人俯念蓮廳勢居險
要無米難炊前此屢受瘡痍斷難再遭蹂躪或發兵來援

或發餉接濟或准於經徵丁漕項下動用俾敝廳添募鄉勇協同練丁一體嚴禦以厚兵力守閤廳藩蘺即可全閤省門戶蘇閤廳民命即可安閤省民心是否如斯悉聽裁示晚爲民請命倍費防維拉雜入詞不暇修飾伏乞鑒原

會稟言賊攻龍山城請發兵餉湖南龍山縣與永順協會銜

竊卑職昕前因黔江失守龍城戒嚴接警報後即馳抵龍城當將布置情形稟報在案查龍山城至來鳳城僅止十五里一路平坦如官渡口一帶處處可通非數千兵不能防堵卑職昕前已統兵並督同典史朱克敬在官渡口等處相度形勢分派兵勇嚴守隘口卑職汝惺暨委員劉經歷德源因城垣爲根本重地城內空虛且兵勇守隘則隘多兵少防不勝防再四函商卑職昕以守城爲要務卑職昕查城內實係空虛即於十一日將兵勇仍照前在城布

置之法分派守城嗣後絡繹探報逆匪從綫灞過河十四日咸豐縣失守十五日來鳳縣失守等語卑職等見賊勢猖獗異常龍城萬分喫緊卑職昕飛調本營兵丁卑職汝惺飛飭隆頭巡檢迅調團勇星飛兼程來援去後並一面飭令將傍城民房拆毀防賊撲城城外居民將貨物搬入城內免爲賊有又於城內多備柴米油鹽一切食用及擂木滾石堆置城上爲擊賊之用將城封閉布置已定十六日寅時賊分股數百人直撲縣城北門當經卑職等親持令箭會同劉經歷暨周訓導之燦並統領城內文武官紳兵勇及幕友官親書役一齊登城槍礮火彈木石交施擊斃大旗賊首一名餘賊數十名賊匪繞至西門希圖攻擊又經兵勇擊斃多名賊遂退據離北門城里許之民房一賊親至城下送書討戰當即生擒正法梟示卑職等仍鼓勵兵勇及滿城紳民嚴加防捍朝夕不稍疎懈此十六日寅刻逆匪攻撲縣城之實在情形也雖變起倉卒亦早逆料幸暫保全所苦者經費無出兵力甚單枵腹從戎於危城中民心雖固民膽終怯縣城朝不保夕防守此股賊匪既已力盡筋疲倘大股繼至又將何以禦之惟有仰懇大

人垂念邊防緊要迅發大兵並籌畫餉銀星夜下縣以救
龍城數萬生靈倒懸之厄此功此德千載流芳而卑職等
鏤骨銘心猶其小焉者也情迫湯火拉雜入詞伏乞憲恩
鑒原實爲萬幸

會稟擊退迭攻龍城賊匪情形龍山縣與永順協會銜

竊川匪攻陷咸豐來鳳兩縣於十六日攻撲龍城卑職等
當將守城擊賊各情形稟明憲鑒十七日四更該逆分股
潛撲縣城西門當經卑職等鼓勵兵勇並城內官紳百姓
極力堵禦槍礮齊施於月光下擊斃賊匪四名餘賊退竄
四鄉焚掠經團練殲斃數名生擒三名解城正法卑職等
因兵力單薄續調本營兵七十名分撥五十名並練勇二
十名派世職劉國鈞在縣屬鐵爐坡堵禦以防下竄十八
日千總田士材與賊交鋒奪獲大礮一尊解回縣城是日

未刻有馬隊十餘匹驟至經兵勇施放劈山礮擊退潛伏
山林十九日丑刻大隊賊匪約三千餘人蜂擁而至五色
旗幟俱備分爲五股來攻東西南北及老南門以上五門
惟北門當衝故股數最多惟時卑職等與委員劉經歷德
源駐劄北門當卽傳令城內文武官弁兵勇紳民各執軍
器仍遵前派定各守城樓垛口按隊而立齊開槍礮詎賊
或頂攩牌或頂民間門片或伏地蛇行步步避我槍礮頃
刻逼近五門賊中槍礮齊施子落如雨危急之際卑職昕
身先士卒親冒槍礮被槍子中傷左手中指仍不敢稍爲

髮勁傳令亂隊者斬於是兵勇一齊開槍壯氣百倍無不
一以當十雖婦人女子亦登陴固守投石擊賊比時傷斃
悍賊三十餘人猶抵死抗拒或放槍撲城或搭雲梯上城
或伏城外頹垣高墈窺伺經卑職昕親放抬槍轟斃騎馬
黃旗黃馬褂僞元帥賊首一名自丑至辰四時之久賊勢
不支敗退十餘里湖北來鳳交界之紅岩堡盤踞沿途焚
掠時有告奮勇百姓繞城與賊交鋒殺斃賊匪數名
奪獲旗幟十桿抬槍二桿鳥槍一桿火箭一枝僞封條等
件卑職等因該土卒饑餓且軍力極單勢難窮追卽令收

隊查點陣亡練勇三人受傷兵丁二人練勇三人飭令撫
卹分別安埋醫治此十七十八十九連日賊匪攻城兵勇
擊賊之實在情形也查十六至十九共計開仗五次惟十
九日一次最險成敗在於俄頃深賴大人福蔭幸獲撐持
然而士卒數日以來風餐露宿力竭神疲若再曠日持久
深恐萬難爲繼人皆爲此戰功喜卑職等痛定思痛深爲
危懼祇求城郭人民保全實爲萬幸尚敢自詡戰功乎現
據探報大股賊匪尚盤踞咸豐來鳳而咸來兩縣土匪接
濟遍地皆賊愈集愈多已成流寇又據擒獲之賊僉供賊
匪現在黔咸來三縣打造軍器運擄掠軍器火藥亦復不
少大有由龍山直撲長沙意各等語查龍山爲楚南門戶
勢居建瓴脫有疎失大局堪虞卑職等雖晝夜在城加倍
嚴防不稍疎懈竊恐民窮兵疲日守孤城以待外援與賊
持久深有抱薪救火之憂惟有仰懇大人俯念生靈塗炭
迅催重兵星夜來龍救困扶危感激仁慈永無既極

稟請飭各營均歸永順協副將統領並發兵餉龍山縣

竊卑縣自得川省警報後當即一面募勇一面稟請援兵維時風聲日緊一日黔江失守民心惶恐城內百姓紛紛遷徙幸賴張副將昕統兵星夜趕到龍城親宿城樓層層布置民心漸安遷徙在外者漸次招回商賈照常貿易迨咸豐來鳳相繼失守九月十六至十九賊撲縣城危急之際張副將不動聲色身先士卒親冒槍礮指揮三軍迭次將賊擊退而民心尚固結不去者以張副將爲一城保障足見張副將膽識過人聲威素著否則殷鑒不遠焉有今

日惟張副將辦事不無掣肘者一經費不繼一兵力不厚一事權不一蓋卑職所招練勇及局紳黃元齡所招練勇並在局辦事之紳士及劉守備所帶鎮筸營兵均係各歸各屬非但文武不相統轄即鎮筸兵丁亦非張副將本營所能節制現在防守萬分喫緊尤宜紀律嚴明方足以資捍衛若漫無約束互相推諉呼應不靈鮮不僨事卑職管見張副將久歷戎行智勇俱備既爲三軍百姓所仰望合無仰懇憲恩俯賜檄以事權將龍城軍務事件文武官弁兵勇紳民無論何營何兵何勇概歸張副將統領一切調度賞罰悉聽主持所有文報即由張副將專稟卑職毋庸會銜如憲台行營文札亦祈專飭張副將遵辦由營移縣及轉行所轄辦理似此明定章程在張副將身統大兵責有攸歸自必更圖報稱而凡帶兵官既歸調遣亦必收臂指之效矣卑職爲慎重軍務保全城垣起見伏乞鑒察施行再賊匪雖係黔省敗殘餘燼無如餘燼復然已成燎原之勢既破黔咸來三縣句引土匪愈集愈多遍地皆賊龍城兵勇久已力盡筋疲現在雖奉調有鎮筸兵三百而兵力究屬單薄祇可嬰城固守查龍城爲楚南門戶勢處建

瓴一有疎失則順流而下楚南全省大局在在堪虞兵力既單兵餉又缺羅雀掘鼠久已一空萬一人心渙散城誰與守卑職日夜焦思心膽俱裂惟有仰懇大人俯念蒼生日坐危城命懸旦夕再發大兵重餉星夜來援城垣幸甚百姓幸甚

稟請撥發就近鄰縣錢糧釐金接濟軍餉 龍山縣

竊卑縣向係瘠苦之區一切食用取資來鳳用錢不用銀平時以百金易錢必往來鳳縱速亦需半月方能兌齊自來鳳失守非但來源已斷盡爲賊有卽本地離城近者俱皆遠避商賈裹足不前城內錢既短少貨物漸完鹽油兩物更缺鎮筸兵到此攜銀換錢無錢可換以銀買貨無貨可買竟成羅雀掘鼠士卒百姓饑餓以待戰守兩窮而來城逼近龍城賊日分股出巢潛來窺伺以疲我官兵防不勝防合滿城兵勇百姓不及賊數十分之一而且連日晝

夜不眠人人疲困多生疾病卑職當此城存與存之際何敢稍爲疎懈以誤大局惟此等梟獍橫行蔓延遍地非調大兵雲集斷難殄滅即有大兵到防非籌有重餉仍然枵腹從戎且即有重餉到此非旦夕趕到亦緩不濟急即如奉撥辰局餉二千兩遲遲又久望梅止渴至今未到兵勇口糧屢約屢展待哺嗷嗷屢欲鼓譟多方撫綏僅安靜於一時倘再不到變生肘腋而强寇壓境其患不堪設想朝夕焦思實無良策惟有仰懇大人檄撥就近永定永順一帶錢糧釐金銀六千兩半銀半錢總期迅速爲妙並委員星夜兼程押解下縣以救黎庶而保城垣感激仁慈曷其有極

傳

先生姓沈氏諱森原諱清旭號湘農其先浙之會稽人也祖雪友公幕游長沙愛瀏山之勝遂家焉父聞衣公以善化籍應試補弟子員晚殉髮逆之難　卹贈如例先生其仲子也幼岐嶷申之以過庭之訓所造益深而屢試屢蹶乃繼先業習法家言侍聞衣公爲粵西游膺岑谿聘聞衣公老矣已作歸計道出興安邑令仰其名強留之適金田遺賊猝至遂不屈遇害先生在岑谿聞變扶服星赴思報其不共戴天之仇第以父櫬未返老母在堂强自抑哀歸

禀兵勇雲集缺米動碾倉穀接濟並請飭綏保兩營
就近採買兵米 龍山縣
竊卑縣地瘠民貧山多田少豐年產穀原屬無多兼之每
歲必需辦解綏保兩營兵米無非就地籌款欲其農有餘
穀陳陳相因百不得一今歲雨水愆期秋收僅祇七分有
餘迨鄰氛不靖本城西北兩鄉及馬羅一里均與來邑相
近概遭蹂躪其東鄉辰旗白岩兩里爲某營半食半捐花
去不少兼之愚民鮮知遠慮間將穀藏地窖作避兵計日
久受溼多有霉爛惟南鄉他砂一里尚屬完全然招募團

練所費不貲現在蓋藏實少僅能供給本鄉不能兼顧別
里非但壬戌年緩保兩營兵米無從採買即現在兵勇雲
集每月約計食米九百餘石而難民遷徙入城者將及萬
人均屬嗷嗷待哺有房屋被焚者有妻子被擄者流離困
苦情形實堪憫惻各花戶捐穀爲數無多隨捐隨食今已
罄盡似此穀缺人稠無論貧富同一窘絀若不預爲籌畫
目前已有斷炊之虞來春更有餓殍之慮地方官職在養
民焉敢膜視查常平倉穀李令熾福移交單內祇有一千
七百四十二石零今萬不得已擬將此穀盤量動碾然不

過充一時之飢並非長治之策寸衷焦灼莫可名言溯查
嘉慶元年龍邑教匪滋事民間缺米深賴上憲檄飭長常
所屬州縣將常平倉穀動碾解運龍邑接濟飢民保全實
多至今父老追思舊恩猶口碑載道伏念大人誠求保赤
念切已飢值黎民塗炭之時正厚澤普周之日尚冀檄飭
附近如永順保靖永定慈利等縣仿照嘉慶元年成案各
將所存常平倉穀解運卑縣用解徂飢寓安良於靖亂之
中權發粟於散財之地行見一勞永逸百廢具興卑職具
有天良目睹民間疾苦萬狀不得不據實直陳其中或事

有窒礙難行之處實非管見所及若荷和風長養凍解春
回則龍邑億萬生靈永感生全之大德於靡涯矣至卑職
應解壬戌年綏保兩營兵米現在實係無從採買並懇飭
令綏保兩廳縣就近籌辦解運所有應領穀價亦由該廳
縣自行請領毋庸卑縣採買較爲便捷以上所請二事是
否可行皆出自逾格仁慈統祈訓示遵行

稟復提憲言擊賊守城各情 龍山縣

竊照卑職稟奉鈞批以該逆乃黔省勦敗餘匪卑縣兵練
陸續到防尙敷堵勦亟應嚴防以杜後竄俟再察看緩急
情形再爲酌核飭卽相機會勦毋留患於鄰省等因伏查
該逆由粵入黔入川入楚當日若能無使火之燄不絕
何至餘燼復然竟成燎原之勢是鄰省留患於龍山非龍
山留患於鄰省也現在援兵雖陸續到防合計不滿二千
人實屬不敷堵勦以緩急論賊在郁山鎭時黔江危如朝
露是急在黔江其次咸豐來鳳而龍山似可稍緩今則賊

據來城號稱十餘萬名爲隔省其實來城離龍城僅十五
里頃刻卽至時分股出城入龍境焚掠閭閻無惡不作龍
山出城不七八里卽係賊蹤當此萬分危急之秋非一時
一刻可以稍緩卽以九月十六至二十等日賊迭次攻城
衆之死生城之存亡在此呼吸斯時若求救於千里外雖
百萬雄兵亦鞭長莫及矣又如十月十七日官兵與賊交
鋒互相傷亡實因兵力單薄之故此時再求援兵於數百
里外又無及矣以地勢論龍山爲楚南第一門戶永定乃
堂奧焉倘門戶有失而堂奧焉能獨存且永定離賊巢四
百餘里又有果健營一軍在茨岩塘扼其要路該匪無由
竄越較之龍山日在荆棘中民有倒懸之厄城有孵卵之
危者相去孰緩孰急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昔成安君不守
井陘之險慕容超不守大峴之險梁主不守采石之險周
德威不守榆關之險種種失事載在史策可見山川形勢
何處可扼要令重兵屯守何處可分據令偏師掎角總宜
層層防捍稍一失利大局堪虞卑職詳察地勢賊情將覆
亡之不暇日望以鄰爲援何敢以鄰爲蔓惟有在一日盡
一日之職而已尚冀大人憫龍山黎民之苦察事勢當務

之急迅發大兵應援早除妖孽毋任鄰國以龍山爲壑則
龍山億萬生靈感感霑雨露之深恩於無既矣

會稟撫憲言在防出力者可否隨時保舉龍山縣永順協會銜
竊照龍山戒嚴卑職昕得信後當即統帶本營弁兵星夜
馳抵龍城商摧布置守城之法維時逆氛業已由郁山鎮
攻破梅子關旋陷黔江查郁山至龍城惟梅子關爲第一
隘口其餘一路平衍處處可通奈梅子關一失大事已去
於是賊由黔江直入咸豐來鳳而撲龍城自九月十六至
二十日晝夜開仗共計六次均經在事文武員弁兵勇紳
民人等羣策羣力拼死固守殲賊無數我處兵勇亦有傷
亡者旋經卑職等迭次會稟在案查該逆由粵入黔入蜀

入鄂所到之處望風披靡獨龍山彈丸小邑著名瘠苦之區城內兵勇百姓除老幼婦女外能戰者不過五百餘人危急存亡之秋城如浮寄孤懸外無蚍蜉蟻子之援俱能不避鋒鏑不畏風雨憑城固守或斬馘擒渠或奪獲軍器或拏獲奸細土匪或供給營中軍器油鹽米燭或帶同團練遏賊竄路或更有毀家紓難之外兼能出力不辭勞瘁者均屬實繁有徒除自八月十七至九月十五以前戒嚴不計外惟自九月十六日以後迄今二月之久三軍百姓無分晝夜風雨艱苦備嘗現在節逾冬至天氣日寒守城更苦士卒骨立神疲多生疾病援兵雖陸續到縣而前此守陴者仍一律協防此龍城被圍防守實在情形也伏念卑職等身受　國恩職守所繫未能立殲妖孽致煩憲廑撫躬自問惶悚實深如荷及於寬政免於罪戾卑職等之幸也斷不敢妄邀議敘以速官謗惟是下情不能不上達者敬爲憲台陳之夫軍民齊心協力者忠義也殺敵致果者勇敢也卑職等許以重賞者鼓勵人材也必踐前言者示以誠信也必俟事竣而邀保舉者尋常正辦也不待事竣而功懋懋賞者一時權宜也現在巨寇尚據來鳳不時

分股入境以罷我軍民卑職等痛定思痛深爲之危雖經
鼓勵戎行加倍防守毋稍疎懈惟軍中賞罰爲先方期始
終如一伏查大營凡開仗獲勝者皆得隨時保舉今龍邑
三軍百姓同心戮力堅守最爾孤城以遏數千兇燄妖孽
是雖一隅之防捍實於楚南全省大局攸關所有在事出
力之人如荷大人破格垂慈即照大營開仗隨時保舉於
已出力者固知感激奮勉其未出力者亦得羣思鼓舞前
驅矣卑職等爲保護城垣激勵三軍起見是否可行如蒙
俯允卽當據實列摺呈請察核施行

里奉母而令其兄子光烈其秀先後從軍冀完孤忠未了之緒不幸皆殉難陣亡而先生之志益悲憤而莫伸矣身不得出乃益肆力於行軍之學以蘄後效既免母喪幕游龍山粵匪適至邑小而地衝勢岌岌不能終日時典史朱克敬知兵士也先生與之定謀佐令堅守城賴以全及在襄陽道幕復值捻匪犯鄂樊城戒嚴因上策數萬言籌所以摧陷而廓清者當道庸之大功以蔵歷游粵西江右湖廣道府廳州縣垂三十年政事民情靡不洞澈利弊而哀痛所迫於兵事尤精雖數奇未竟其施然可以見一斑矣

曩余備兵辰沅邀其季子申祐佐理公餘出示先生案牘存稿及序記諸作顏曰借箸雜俎商訂於余觀其議論宏深識見高遠凡宣上德達下情折獄談兵論文講藝靡不折衷經史淹貫百家異夫近代之習申韓者曾序之以寄余慕書藏於其家未梓已梓者曰論語解兩集學者珍之自雪友公積生平所殫心瞰力者發爲易書詩禮心解並兼山堂詩集及湘夢詞聞衣公有鑒山賸稿延及先生蓋三世皆負才而終於幕府均有箸述傳後昔沈休文三世有集爲時豔稱今復於沈氏見之豈不韙歟先生以嘉慶

庚午生光緒丙戌卒於家年七十有七配羅生男子三長申禮次申禔次申祐申禔奉祖命因前曾祖母傅姓家無後出繼爲嗣更名曰傅沈酬年五十歸宗仍其名曰酬孫十二曾孫一喪旣畢申祐以家傳請余知先生最稔奚敢以不文辭矧先生之學足箸書才足靖亂固自有可傳矣爰不揣固陋而述其崖畧云

光緒十二年丙戌仲夏月署船政使者阜甯裴蔭森謹撰

借箸雜俎卷一目錄

鹿門公牘自序
天門公牘自序
陸城公牘自序
渠陽公牘自序
朗溪公牘自序
辰陽公牘自序
佐治雜俎自序
陸城試院聯吟序